




探案犯罪小说系列

# 真相

## The Truth of Evil

阿真◎著

 群众出版社

恋人和好友**不约而同**地失踪，他决定回国**寻找真相**。

然而，当他经历了谎言、背叛与死亡之后，  
他才明白**这是一个注定了无法阻止的悲剧**……



探案犯罪小说系列

# 真相

The Truth of Evil

阿真◎著



群众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相 / 阿真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014 - 5308 - 5

I. ①真…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1284 号

真 相

阿真 著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 8.7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308 - 5

定 价: 28.00 元

---

网 址: [www.qzchs.com](http://www.qzchs.com)

电子邮箱: [qzchs@sohu.com](mailto:qzchs@sohu.com)

---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引子 / 1
- 第一章 不祥之梦 / 6
- 第二章 苦涩恋情 / 23
- 第三章 深陷谜团 / 50
- 第四章 案中有案 / 65
- 第五章 好友替身 / 85
- 第六章 密码错误 / 102
- 第七章 高价遗书 / 117

## 目 录

- 第 八 章 死者留言 / 138
- 第 九 章 悲情父母 / 165
- 第 十 章 难测人心 / 184
- 第 十 一 章 真真假假 / 198
- 第 十 二 章 生的永别 / 217
- 第 十 三 章 双面女人 / 244
- 第 十 四 章 远山孤魂 / 259

## 引 子

她从昏沉的睡梦中醒来时，身边已经空了。那个睡前还很鲜活的小生命仿佛消融在空气中，已无影无踪。床上只剩下一条俗气的红底绿花的小褥子，和一个婴儿曾经躺过的一尺长短的小枕头。不过，她仍能从周围的空气中嗅出淡淡的奶香味，也许，这就是小生命留给她的最后一点儿气息。一缕酸涩的滋味袭上心头，她忍不住抽泣起来。但很快地，她就恢复了平静。都过去了，不是吗？所有的一切。这些天来曾苦苦地折磨着她的一切，都如清风般飘散，剩下的只有混混沌沌的迷茫……

“三天，这孩子最多只能在你身边待三天，再长了，会出事的。一旦被人发现，我们俩就全完了……”男人从窗前回过头来，拿眼瞪着她说。

男人一改常态，尽管他极力想将严厉的措辞变得委婉些，却仍无法掩饰眼睛里流露出的凶狠。

她偷眼看着他那因气愤而扭曲变形的脸，不由打了个寒战。

“就不能再等几天……在这个穷乡僻壤，没人认识我们，应该不会走漏风声的。”

“不行！万一房东说出去呢？你没发现他用什么样的眼神看

我们?”

“你不是给过他钱吗?”

“那人贪杯，是个地地道道的酒鬼，你没见他总是喝得迷迷瞪瞪，谁能保证他不说出去?”

“可我……”

“就这样定下来。明天把这事了结。明天，我必须离开这儿。”

她扫视着这间四壁抹着泥巴、窗子上蒙着废报纸和塑料布的破屋子，不由得惊骇道：“你这么快就走，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只是暂时的。你知道我们不能一起走。世界很大世界也很小，长途车上天南海北的人都有，说不准就会碰到一个熟人。更重要的是你得养好身体。除了这儿，你很难再找到如此安宁的场所疗养。怎么说呢，这儿真跟世外桃源差不多。”他突然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昨晚，我在外面四处转了转，你选的地方不错，有山有水，你想散步就散步，想爬山就爬山，想一个人闲待着也行，绝没人打扰你。想想城市里的喧闹和纷乱，想想可能招致的闲言碎语和鄙视目光，想想事情败露后的恶果……”

“别说了!”她恼怒地打断了他的话。

白马王子，我的白马王子在哪儿?她懊悔地闭上了眼睛，却不由将身边那个熟睡着的小生命搂紧了。可怜的孩子什么也不知道，梦乡里小小的鼻翼翕动着，小嘴吧嗒着，这情形，只有用纯真、可爱来形容才比较贴切。

男人嫌恶地看着躺在土炕上的她和孩子：“我知道你舍不得，可也不能因小失大。你和我，尤其是你还这么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她不无悲哀地说：“中途退学——我的路在哪儿?”

男人走到她身边，拉过她的一只手，不由得变得柔声细语起来：“等你养好身体，也等事情平息了，重要的是把这个孩子的事处理好，你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她扭过头，不去看他。

“你在听我说吗？”

她不回答。

男人又生气了。他松开她的手，怨恨地说：“你总是固执己见。细说起来，这件事并不都怨我。当初一发现怀孕时，你如果去流产……可是你以患抑郁症为由，背着我去学，背着我去孕育孩子，直到孩子要出生了，你才告知我……唉，你呀！”

听着男人的话，她的情绪一下变得有点儿失控，她坐了起来，用一种跟她孱弱的身体极不相符的讥讽语调说：“难道你全忘了吗？你说过你喜欢孩子，你说过你老婆不能生孩子。我原本想给你一个惊喜，原以为孩子一出生，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

“够啦！”男人忍无可忍地吼了一声，“你认为你把我折磨得还不够惨吗？你的一个电话，我就得放下手头的工作，对身边所有的人说着同样的谎言，然后，匆匆忙忙地赶过来。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她伤心欲绝地叹了口气：“我还能把你怎样？你说我还能把你怎样？”

男人心烦意乱地叹了口气：“算了，不说了。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既然孩子生出来了，咱们就得找到一个妥善解决的办法。亡羊补牢，就按我说的办吧！”

她没有吭声。

“对了，有一件事我一直很迷惑，你是怎么找到这家房东的？我真猜不透你们女人，尤其是你，居然能找到这样一个穷乡僻壤生孩子！”

她仍然没有吭声。

男人转过身，怏怏不乐地说：“你再好好想想。我出去转转。”

她咬了一下嘴唇，突然喊住了男人：“要不，你去镇上一趟，帮我买点儿用的东西。我临产前备下的妇女用品全用光了。”



男人站住脚：“这儿离镇上有多远？”

“七八里路吧。”

男人皱了皱眉头：“能搭到车吗？”

她摇了摇头：“你到镇上后，也许能搭车回来。听说镇上有一个开出租车的司机。”

男人想了想：“那好吧，你把需要的东西给我写下来。”

她欠身从窗台上的一摞书旁取过纸笔，写了起来。半晌，她抬起头，用爱怜的目光望着仍在熟睡的婴儿：“给孩子买一把长命锁吧，就算是父亲的礼物。”

男人苦笑了一下：“你总是喜欢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他迟疑了一下，“好吧，既然你喜欢，就写上去吧。从哪里能买到长命锁？”

“集市上到处都有。银质的，价钱又不贵，村里的孩子都戴着长命锁。”

男人接过女人递过来的单子，不屑地哼了一声，然后拿起手提包，快步走向门外。但女人又把他喊住了。

男人：“还有什么事？”

她的脸上露出莫名的笑容：“你准备给我留多少钱？”

男人迟疑了一下：“你想要多少？”

她不紧不慢地回答：“五万。”

男人不由得换了一付讨价还价的口气：“五万？太多了……”

她冷笑着：“多吗?! 在我看来，一百万、一千万，甚至再多，也买不回来我逝去的青春年华，还有我的孩子……”女人不由哽咽起来。

男人有些不自在地说：“你的青春年华并没有逝去。你不过是我行我素地生了个孩子，其他什么也没变。而这个孩子，不仅仅是你的，也有我的一部分。所以，我对孩子也拥有处置的权利。”

“是吗？是吗？你说得可真好！处置？这词用得也太恰当了！哈哈！”她忍不住一阵狂笑。

男人厉声喊道：“你疯了吗？”

她这才止住笑：“有点儿。”

男人一挥手：“算了。五万就五万吧！”他说着，又要往外走。她挥臂做了个拦截的动作：“把钱给我。”

男人愕然：“现在？”

“对，现在。”

男人狐疑地张了张嘴：“怎么这么急？等我从镇上回来不行吗？”  
“我怕你变卦。”

男人仿佛受到了天大的侮辱，正色说：“你知道我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金钱在我眼里只是粪土。我从不不在乎钱，尤其对你。”

她朝他伸出手：“那就马上给付。”

男人无奈地打开了手提包的拉锁：“给付？你拿爱情做交易，你就不能讲得优雅些？”

她不无揶揄地说：“给付和处置是对应的。你要我处置，我要你给付，不是合情合理吗？你我心里都明白，这笔交易之后，我们不可能再见面了。”

男人的手抖了一下，像是被人击中了要害，他心虚地拿眼瞟着她：“我没这么想。”

她又笑了：“那……很好。不过，当初约法三章的却是你。”

男人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中国银行特制的白纸袋，递给她：“喏，这是五万元整，我在银行直接装进去的，没开过封。”

她接过钱袋，不由得笑出了声：“这么说你早就对我们之间的交易做出了等价的评估。”

男人不回答。

男人边往外走边严厉地说：“行啦！你已拿到了你该得的。接下来，你该履行承诺了。”

她哼了一声，咬牙切齿道：“当然。我会的。我保证！”

男人回头斜了她一眼，像躲避瘟神般逃离小屋。

在男人的背后，她又冷笑了一声。

## 第一章 不祥之梦

我反复做着同一个梦。在异国他乡的大学宿舍里，在长途旅行的火车上，在万米高空的机舱中，只要我昏然入睡，这个奇异的梦便会不期而至：一个幽暗的房间，一扇狭小的窗子，窗子上挂着破旧的窗帘。窗帘上方的挂环有三分之一已经脱落，那淡淡的夜色就是从这残缺不全的挂环空隙间泄进来的。我看见自己躺在一张吱吱作响的木板床上，像是很冷的严冬，我把全身紧紧地裹在被子里，只露出脸呼吸着冻得鼻子酸痛的空气。那应该是一个梦中梦。当时，我应该是睡着的，因为我是在一种似梦非梦的情形下突然睁开眼睛，看到那个白色身影的。黑暗中她显得高挑而瘦削，就像用鼠标无限拉长的一根白色的竖线。她就站在我的床前，一袭白色的丝织睡袍长及脚踝，两臂直直地垂着，瀑布似的黑发顺肩而下。她的上身微微地前倾，一缕芬芳的气息从我脸上掠过。这熟悉的气味一下子将我从梦境中唤醒了：“马丽音……”我惊喜万分地叫着她的名字，她没有回答，只是朝我弯下腰，像是在俯身凝视我。我又叫了一声“马丽音”，并伸出双手，想把她拉到身边。但她却嗖地一下直起身，慢慢地朝后退去。我慌忙坐起来，朝她喊着：“马丽音，你要去哪儿？你穿着睡衣，要去哪儿？”她依然不说话，只是不停地向着房间的门口移动。房门没有响，她却在房

门的方向消失了……“马丽音，快回来！”我大声喊着，从梦中惊醒过来。

于是，我再也无法入睡。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梦境中的所有细节。我知道那个挂着破旧窗帘的屋子，是我在白云大学和杨干合住的废弃茶炉房，也很清晰地记得站在我床前的马丽音的身影和长长的黑发，我甚至能闻到她那特有的带着芬芳的气息。但奇怪的是，无论如何我也想起梦中马丽音的模样。她那粉红的面颊，温润的嘴唇、小巧的鼻翼和总是闪着梦幻般光波的美丽眼睛，在我的梦中只是模糊一团。我甚至来不及握住她那绵软的小手。我不知道梦中的她是快乐还是痛苦，是在微笑还是在哭泣。许多次，醒来后，我都怀着无比懊悔的心情告诫自己：下一次她来时，你一定要出其不意地抓住她，紧紧地把她搂住，紧盯着她的眼睛，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在梦境中像幽灵般悄然而至，又在我猝不及防的情形下不辞而别？但下一回她走进我的梦中时，我还是晚了一步，当我朝她伸出手时，她已像幻影般消失。留给我的只有惊怵和战栗。那种不祥的念头犹如烈火一样烧灼着我的心，让我疑窦重重，心神不定。

今晚，我又一次被这奇异的梦惊醒。不同的是，这是在又闷又热的夏夜，我身上只裹着一条米色毛巾被。大汗淋漓的我，醒来后就坐在白云大学校园这座废弃茶炉房的木板床上。当年来学校报到时，我和杨干因为家在本市，拖拖拉拉地晚到了一天，研究生宿舍便没了我俩的立锥之地。于是，研究生处的田处长帮我们找到了这座房子。它位于学生宿舍楼和教工宿舍楼的中间，处于两不沾的真空地带。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让我和杨干乐得直蹦高。田处长请来泥瓦工，拆除了锈迹斑斑的旧锅炉，清理了地面的垃圾，还隔出了一个简陋的卫生间。很快，我和杨干就搬了进来。如今，这个房间应该不再属于我，可房间里的一切都是老样子，懒散的杨干就像收藏文物一样，保持着房间旧有的模

样。这让我有一种旧梦重温的感觉——

我复又躺到床上，呆望着挂环脱落了三分之一的破旧窗帘。

风从窗子的缝隙挤进来，一道闪电划过，紧接着远远地传来了雷声。

受五号台风的影响，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四年前的那个周末的夜晚——一个暴风雨之夜。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在这张木板床上，我把马丽音拥在怀里，第一次亲吻她，第一次同她做爱……

窗外，风越刮越大，它横扫城市的上空时，发出阵阵尖叫。雨点无情却是有节奏地敲打着窗户，窗框和玻璃被击得砰砰作响。雷声密集，闪电的频率更快了，它像照明弹一样，将房间照得雪亮。风声、雷声和雨声混成一团，组成了一支狂躁的曲子，盖过了城市夜晚所有的声音。

这样的夜晚，独处时，我常常会莫名地感到忧伤。今晚不再年轻的我是这样。四年前的那个夜晚还很年轻的我也是如此。

当时，同室的杨干回家度周末，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风雨的怒号，心一个劲地往下沉，犹如世界末日到来一般，二十多年人生的所有不幸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压来，让我骇然。我想着身患癌症的母亲去世时的悲伤情景，想着母亲临死前对我的牵挂和不舍，想着我站在母亲遗体前的那份无助，想着出卖老屋时无家的那份凄凉，想着研究生毕业后未卜的前途，想着虚无的将来，鼻子不由一阵阵发酸。其实，我当时的状况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惨。尽管母亲的离世使我永远地失去了母爱，但我毕竟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还有非常疼爱我的姨妈。比起那些孤儿，我应该知足了。在学业上，我也没有什么值得苦恼的事情。和那些有钱无才的城市阔少和家贫如洗的农村同学相比，我不知要优越多少倍。我凭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大学毕业

后，直接被保送研究生。每月的十八号，本市房地产业的巨头——我曾经的好父亲，会把足够的生活费电汇给我。至于毕业后的去向，除那些家长有权有势的同学外，大家都一样没有着落……可我却固执地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这大概是因为母亲早逝和老屋被卖掉的缘故。没有了母亲和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丢弃在空中的气球，无着无落地飘浮着，不知道彼岸在何方。我曾经的好父亲早在经商不久，就另觅新欢。母亲咽气的最后一刻，他正带着第四个“女友”在欧洲“考察”。做中学教师的母亲对他有着无尽的怨恨，却开导我：“你父亲的本质并不坏，他在电视台做记者时，是很优秀的男人。他还是很爱你的，他一直以你为荣。”母亲跟他签的唯一一份协议就是供我完成学业。因此，维系着我跟他关系的最后一线游丝便是每月十八号他电汇给我的生活费……

我忧伤地想着这些往事，辗转反侧。

“咚咚咚”，倏地，外面响起一阵敲门声。

我有些慌乱地从床上坐起来。“是谁？”我问。

“是我！”门外传来低微的却是紧张而又兴奋的声音。

马丽音！我赶紧跳下床，打开门：“出什么事了？”

只穿一件白色睡袍的马丽音，浑身上下滴着水，什么也没说，就这样湿漉漉地扑到我的怀里。

“你怎么……”我先是一愣，紧接着便情不自禁地搂住她。我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我们才认识不到半年，再说，她还是个大二的学生。

她的语气中带着愠怒：“你害怕了？”很快，她又换了一种哀怨的语调：“没事的，爸妈带着保姆一起去乡下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觉得有点儿孤独，就跑你这儿来了。”

我不知所措地松开手：“可是……”

她完全是一副逼宫的劲头：“我只想让你抱着我，不行吗？”

她这样说着，便很快地脱下睡袍，不管不顾地躺到了床上。

一道闪电照在马丽音那白玉般的胴体上。我惊得目瞪口呆。

“李光，快过来呀！”她侧过身，朝我伸出手，“你不喜欢我吗？”

“不，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担心教授……”

“你担心什么呢？我俩都不是孩子了。自己的身体自己还不能做主吗？”

我两腿僵硬地走到床边。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用力将我本来就前倾的身体拉向她的胸部：“吻我！快呀！”

那天晚上的马丽音一反常态，像是变了一个人，她是那么大胆、执着、顽强，逼得我没了退路。尽管，我的理智一再坚持着，努力抵抗着，告诫自己不能跨越这一步，但青春的本能还是让我不由自主地朝着她俯下身去……

那一夜之后，我曾经十分后悔。特别是在马丽音的父亲——我的外国文学专业导师马楚诗教授面前，我更是羞愧得无地自容。去他的办公室上课时，我总是跟在杨干的身后，坐在离教授较远的座位上，千方百计地躲避着他的目光。在文学院，人人都知道马丽音是马教授的掌上明珠。美丽聪慧的马丽音是我们这些研究生眼里的天使，一个人见人爱的果子，所有人无不对她垂涎三尺。我心里很清楚，教授是不会随便将掌上明珠送给一个像我这样平庸的研究生的，更知道硬去摘这个果子的后果会是什么。因此，尽管我同马丽音相互吸引着，我却一直不敢同她走得太近。

我是通过教务处田处长的女儿田月桂认识马丽音的。当时，田月桂正单恋着杨干。她是那种开放型的女孩儿，生活上不拘小节，恋爱也不讲分寸。她喜欢大声地说笑，大胆地表白。她带着高中时代的同学马丽音来我们宿舍时，常常当着我和马丽音的面，去偷吻杨干。平心而论，我不喜欢这样的女孩子，尽管田月桂的魔鬼身材和那双独特的吊眼对男人很有诱惑力。田月桂从一个旅游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到本市一家大酒店做了领班。她对杨干的

单恋就像雷电一样迅速、热烈，阳光男孩儿杨干第一次在她父亲的办公室里遇见她，就让她给死死地缠住了。

有时，田月桂走进我们宿舍，看到杨干正在书桌前用功，就会扔下马丽音，突然扑向杨干，从背后搂住他的脖子，像演员一样半真半假地叫着：“哇，杨干，我好爱你呀！”

一开始，杨干总是显得不胜其烦：“走开！走开！没看见我在学习吗？”并飞快地从她的手中挣脱出来。但随后，他就成了田月桂的俘虏，很快在她的热吻中败下阵来。

田月桂旁若无人的举动，常常让马丽音尴尬得面红耳赤。这时，她会求救似的将目光投向我。我们羞赧地相互对视着，无声地交流着彼此的感受。当我们的眼神交汇时，就像有一根银针拨动了我心头沉睡的情愫，我感到了说不出的幸福和甜蜜。

大多时候，杨干和田月桂会联手将宿舍里的气氛搞得热热闹闹。他们随着收录机播放的舞曲跳迪斯科，在收录机里插上伴唱带，两人手拿麦克风，学着歌星的样子，一摇一晃地唱卡拉 OK。我和马丽音边笑边为他们鼓掌。这样的时刻，大家心无杂念，每个人都显得很纯真。

那个暴风雨之夜过后不久，暑假来临。我和杨干为了写论文，留在了学校里。放了暑假的马丽音跟随田月桂到我们宿舍的次数更多了。我们四人在一起时，她像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又回到从前的模样，安静地坐在一隅，瞪着一双纯净的黑眼睛，看田月桂和杨干表演。有时，她会偷偷一乐；有时，则害羞地低下头；更多的时候，她把探询的目光投向我，而我却没有勇气与她对视。我再也装不下去了。在马丽音面前，我常常感到局促不安，还会无缘无故地脸红心跳。见我缩头缩脑的样子，马丽音会突然用手捂住嘴巴，吃吃地笑出声来。

曲终人散。父母的宠儿杨干每逢周末都要回家同亲人团聚，



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就又开始心神不定。一想到那个暴风雨夜自己的行为，就后悔得要死。我怀疑自己利用了马丽音一时的孤独，做出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扪心自问，我是深爱着马丽音的，可在心底总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我：你和她的爱情是无望的，教授决不会将掌上明珠送给你……既然结局已定，我又有什么权利去偷食禁果呢？还有，事情一旦败露，我又将如何去面对导师？他又会如何惩罚我？

我拿起桌上的一本《世界文学》杂志，翻了几页，却怎么也读不下去。马丽音那玉石般的胴体老是在我面前晃动着，像是在埋怨我，又像是在斥责我，让我感到了难以言表的羞耻。

上帝，我完了！我已无可救药。我将手中的杂志扔向书桌，颓然地倒在床上。

离九月三号开学还有五天，杨干要回家去与父母一起度过最后的假期，闲下来的我，为了消除寂寞，便去市公安学校，看望父母的老同学、心理学博士霍国雄。

霍博士是省内心理学方面的权威，在全国公安系统也有很高的声望。我曾听过他的公开课，受益匪浅。我自小对警察和破案就充满了神秘感，对霍博士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尤其在犯罪心理学方面的许多独到见解，总是吸引着我打破砂锅问到底，最终还是欲罢不能。就这样，除了父辈的友情，我和霍博士之间还成了忘年之交。

矮矮胖胖的霍博士虽然年过五十，但仍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充满活力。而且，他还是个亲切和蔼的人，与他交谈，常常会让人忘记他的身份和年龄，仿佛他只是你的一个极普通的同龄朋友。

我走进霍博士的办公室，正在写教案的霍博士从桌前站起身，透过深度近视镜，看着形容消瘦的我，不由担心地问：“喂，小朋